

雍

錄

雍錄卷之八

新安程大昌泰之著

錫山安國民泰校刊

職官

清臺

漢志武帝造太初曆卽上林清臺課候惟太初曆密是其處也則清臺也者蓋在上林苑中矣黃圖曰漢靈臺在長安西北八里漢始曰清臺後更名曰靈臺郭延生述征記曰長安宮南有靈臺者高十五仞上有張衡所制渾儀相風銅鳥又有銅表題云太初四年造呂圖曰漢舊城外有

靈臺北與未央宮對水經亦曰城南漕渠有漢靈臺故延生書其所見亦曰在宮之南也然則漢世城西之上林城南之漕渠皆有候景之臺也或曰清臺或曰靈臺名稱不一耳然銅表之立既在太初卽是武帝定曆之初矣至銅渾儀則云張衡所造衡之所造地動儀在後漢順帝陽嘉元年其時帝都不在長安或者衡儀已成亦分置長安候臺耶

西京太學

晉灼釋曲臺曰西京無太學故於曲臺行大射禮儒林傳公孫弘舉制書請置博士弟子員凡民在京師而選補及

郡國貢送來入京師皆隸太常夫惟選貢弟子皆隸太常則灼謂西京無太學者信矣然史贊武帝明曰作明堂興太學則安得謂西京爲無太學也若太學雖嘗建置而隸屬太常則不可知耳儒林傳載成帝時或有言者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孔子之三千人則是太學嘗有弟子員矣弟子有員則安得全無區舍也夫班固明以爲有而晉灼乃遂云無者何也當是太學生員送補教養奏用皆屬奉常可由末以推本也漢之博士皆隸太常而以太學冠銜則可見矣儒林傳又言昭宣元帝皆增弟子員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旣曰用度不足則又嘗給之日食矣

至王莽乃始大治區舍於城南外郭故呂圖漕渠南亦有太學而非武帝時太學矣上林別有槐市士以土物來者皆卽市以鬻

藁街 都亭驛

武帝斬南越王傳介子斬樓蘭王皆垂其首北闕北闕未央北門也陳湯斬郅支單于上疏乞垂之藁街蠻夷邸間諸家無言藁街之在何地者唐都亭驛卽蠻夷邸矣在朱雀街西與鴻臚寺近

吏部選院

尙書省在朱雀門北正街之東自占一坊六部附隸其旁

呂圖及長安志尙書省之南別有吏部選院與禮部選院
皆出尙書省六曹治所之外也長安志曰以在尙書省之
南亦曰吏部南院選人看榜之所也六典吏部員外郎掌
選院謂之南曹注云其曹在選曹之南故謂之南曹也唐
世選法不似今時日日引選每遇四時當受選時別出本
曹治廨之外於南院引集焉選事正舉時却云選門閉者
閉門以防請託也黜陟既定院以無事却曰選門開者事
竟而禁弛也故語有選門開閉之異也院外別有列榜之
所告以留黜也故其所亦謂之看榜

禮部南院

貢院

禮部既附尙書省矣省前一坊別有禮部南院者卽貢院也長安志曰四方貢舉所會其說是也今世淡墨書進士榜首列爲四字曰禮部貢院者唐世遺則也則唐世已嘗名南院以爲貢院矣有試其中而賦詩曰才到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月晝難成則以試所爲南宮也或謂尙書省六部皆在北省之南故禮部卽爲南宮舍人也唐初試進士皆屬考功後因員外郎李昂爲舉子所辱朝廷以考功權輕改用禮部侍郎典之卽南院是其考選之地矣若正用禮部侍郎典試其結銜則曰知貢舉或委它官爲之則其結銜曰權知貢舉言此本禮部侍郎職任而它官來典者

皆爲攝事也有列膀之地如吏部

諫坡一

唐制自諫議大夫進遷始爲給事中而其龍尾道上兩省供奉官之立班也諫議顧在給事中上故裴吉之爲諫議也

吉本名從人從吉

供奉中班共謔之曰饒伊上坡却須

下坡言今爲諫議雖驟班給事之上及其遷爲給事班反在下也吉喻其謔則曰以我不可何不拽下拽者挽之使居給事之下言班雖退下一等而其職位却是遷進也

因

話錄

今世通呼諫議爲諫坡蓋起於此坡者含元殿前龍

尾道坡陀而高者也唐制散騎常侍中書門下侍郎諫議

給舍兩史遺闕通事官皆名兩省而其職則供奉也此之兩省供奉也者常在人主左右侍奉宣傳掌執應對不可暫闕故每御含元則宰相及兩省官於未索扇前立欄檻之內及扇開便侍立於香案之前取其先上而備供奉於事便也此其立班所以皆在坡上也上坡下坡卽以班列高下爲言也

見會要貞元二年中書門下省奏

諫坡二

等之其爲兩省焉高下固有定序而立班之時諫議在給事上者有爲爲之也會昌二年牛僧孺等奏曰六典諫議在隋從五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曆間升門下中書侍郎

爲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望升諫議爲正四品以補其闕
詔從其奏則是諫議班乎給事之上者偶因大曆間四品
闕官而從五品越取諫議充入四品以補其闕也以品敘
班故諫議越立給事之上也然而班雖暫上而其進遷之
序猶仍舊不改於是方爲諫議則班乎給事之上以其嘗
從五品而升補四品故也及其進遷則諫議復在給事之
下以其官品同在五品而位序在下故也此上坡下坡之
詳也至周顯德五年敕諫議依舊正五品上班在給事下
其說曰諫議雖升班給事之上及其遷拜官雖敘遷位則
降等故改正焉則諫議升班降班其首末悉昭然矣

蛾眉班

沈括筆談曰唐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國初供奉班於百官前橫列王溥罷相爲東宮一品班在供奉官之後太祖見之以爲不倫遂降命令供奉班依舊等敘立慶曆賈安公爲中丞以東西班對拜爲非禮復令橫行至今初敘班則分立百官班定乃轉班橫行參罷復分立百官班退乃出者采用舊制也予惟人臣會朝不對黼屨拜君而東西自相對拜誠爲非禮然而究尋其初則有以矣會要曰會昌二年中書門下奏元日御含元殿百官就列惟宰相及兩省官皆未索扇前立於欄檻之內及扇

開便侍立於御前三朝大慶百官稱賀惟宰相侍臣同介
冑武夫不拜至尊酌於禮意事未得中臣等請御殿日昧
爽宰相兩省官對班於香案前俟扇開通事贊兩省官再
拜拜訖升殿侍立從之案此則兩省官爲供奉者自會昌
以前每朝敍班則對立龍尾道上欄檻之內俟駕坐則遂
升殿立侍元不曾拜自會昌立儀定制之後其兩班對立
者乃始再拜而其拜元不離位故班旣東西對立而拜亦
東西相向也此所以不面展坐而蛾眉其偶也世人但見
已行之制而不知立制之因故於東西自相對拜共覺其
異而東西自相對立不知究其本所以異也本朝距唐中

隔五代此之因革不能詳傳故賈安公雖訝對拜之不倫而不能知對拜之所起故能究正拜禮而不敢全廢對立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宜其無據以伸折衷也供奉官之立名以其所從執掌者

如唾壺筆橐殿上扶掖版

奏嚴辨

皆人主出入起居之所首須顧眎朝之初它官未及接待而此之供奉亟上聽命也故對班之初不立平地而立乎龍尾道之上者取其升殿蚤疾也

侍從一

漢世之謂侍從者以其職掌近君也行幸則隨從在宮則陪侍故總撮凡最而以侍從名之也武帝之詔嚴助曰君

厭直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助時爲中大夫是之謂中朝
臣中朝臣者唐以來名內諸司也謂其職任得在內朝故
皆冠以中字也郭舍人懇東方朔曰朔詆天子從官武帝
謂寶太主曰但恐羣臣從官多爲主費司馬遷曰文史星
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之所戲弄也此在漢世雖皆以
侍從名之特以常在左右如前所云耳皆非今世之謂侍
從者也今世侍從漢之九卿也張安世持橐簪筆事孝武
皇帝十數年者此卽今世侍從之事也蓋安世嘗爲光祿
勳後又爲大司馬車騎將軍也若摘漢語以稱今世侍從
則筆橐正其事矣今時侍從又名兩制兩制者分掌內外

兩制也內制爲翰林學士外制爲中書舍人在元祐未置
權侍郎以前自中書舍人已上方爲侍從也故率內外制
而名其官所以別乎漢世之侍從而未爲九卿者也今制
七寺卿旣爲庶官若以九卿爲侍從則輕重晦雜非一見
可了故別名兩制也漢語又有法從者出揚雄傳曰成帝
時趙昭儀方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屬車豹尾中故雄爲賦
以風師古曰法從者言以法當從也又一說曰從法駕也
二說皆似可通言而實不然也

侍從二

蔡邕獨斷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小駕

有法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屬車八十一乘在長安時出祠
天於甘泉備之百官有其儀注名曰甘泉鹵簿中興以來
希用之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
奉引屬車三十六乘小駕祠宗廟則用之案邕此記則惟
郊天甘泉乃是大駕大駕行則公卿皆從若用法駕已下
則公卿不從矣然則凡泛引漢法從語以言今時兩制侍
從者似未安也蓋公卿不從法駕而從大駕故也若夫趙
昭儀之謂法從者慮鹵簿中有後宮焉人或非之故立爲
之名而曰法從也言天子在行則其宮嬪皆當以法得從
也揚雄見之果設卻妃之諷則其預立此名蓋以自文本

非公卿屬行正語也若司馬遷謂從上上雍者九卿固多在行而九卿不盡在法駕之內也遷與任安書曰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然以其得在鹵簿中故武帝上雍亦得名爲從上焉耳服虔曰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尙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垂豹尾已前皆爲省中虔之此言卽蔡邕所載漢制也屬從在豹尾以前者得與今侍從比而他官非也唐世鹵簿正用漢制其行列先後品列在儀衛志甚詳

唐兩省

東坡云元祐元年余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